

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 及其相關作品新論¹

王靜靈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中國藝術研究員²

提 要

本文旨在研究分別收藏在隸屬於柏林國家博物館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的亞洲藝術館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與民族學博物館 (Ethnologisches Museum) 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包括：(一)〈瑪璵斫陣圖〉、(二)功臣油畫肖像、(三)手卷小稿、以及(四)功臣肖像立軸。首先針對現有研究進行回顧與檢討；其次爬梳柏林國家博物館所藏所有紫光閣功臣像之作品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史並發表過去未曾出版之研究材料；最後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除了從清宮畫院機制的角度對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以及〈瑪璵斫陣圖〉的製作過程進行重構，並對若干作品的作者問題與成畫時間進行重新確認。

考察這批美術品除了有助於理解文物脈絡的時空流轉過程，對於整體掌握清宮當時宮廷作坊的製作流程、特色亦有重要意義。筆者希望本文能對於瞭解清宮對於軍功、民族、外交事務的重視程度，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關鍵詞：紫光閣、功臣像、郎世寧、瑪璵、油畫肖像

1 本文是筆者於「激盪與新生——亞歐文化藝術的交流：九十周年院慶暨兩岸故宮第五屆學術研討會」(2015年10月28-30日，國立故宮博物院)發表之〈重探柏林本《瑪璵斫陣圖》〉一文的擴充，感謝當時諸位與會學者，特別是評論人清華大學歷史系馬雅貞教授的意見；又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之意見，此文才得以完成，特此致謝。

2 本文收稿時，筆者尚任職於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古代中國藝術研究員(兼管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東亞部之中國收藏)，自2016年7月1日起筆者轉任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擔任中國藝術研究員一職，並為該館籌設亞洲藝術研究中心。

一、前言

紫光閣位於中海西岸，太液池之濱，按清朝典制，每年新正皇帝例行賜外藩和蒙古王公宴，此處也是皇帝殿試武進士和檢閱侍衛大臣比武、騎馬射箭的地方。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及乾隆四十年（1775）兩次重修紫光閣，作為懸掛乾隆皇帝「十全武功」³ 各個戰役中戰功彪炳的功臣像立軸、功勳贊文與戰圖以及收藏靈纛和繳獲武器之所。所謂「紫光閣功臣像」，泛指乾隆降旨為諸位在「十全武功」戰役中立下軍功的將領繪製的各式肖像，其形制包括：（一）功臣油畫肖像、（二）手卷小稿、以及（三）功臣肖像立軸；其內容包括：（一）「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二）「平定準部回部後五十功臣像」、（三）「平定兩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四）「平定兩金川後五十功臣像」、（五）「平定台灣前二十功臣像」、（六）「平定台灣後三十功臣像」、（七）「平定廓爾喀前十五功臣像」、以及（八）「平定廓爾喀後十五功臣像」，總計應有二百八十幅油畫肖像、八卷手卷小稿、以及二百八十幅肖像立軸。

在柏林收藏有一批與紫光閣功臣像相關的作品，包括功臣油畫肖像、功臣像手卷小稿殘片、功臣像立軸以及一卷〈瑪瑙斫陣圖〉（圖1），這些作品分別收藏在隸屬於柏林國家博物館（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的亞洲藝術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舊稱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與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sches Museum）。其中亞洲藝術館收藏有〈瑪瑙斫陣圖〉、四幅功臣像立軸、以及四件功臣像手卷小稿殘片；而民族學博物館則收藏有三十二幅功臣像立軸以及十七幅油畫肖像。⁴ 在過往的研究中，學者們雖然屢次提及柏林所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及相關作品，然而其收藏的全貌却從來沒有被完整地發表，對於這些作品亦缺乏全面且有系統的研究。

有關紫光閣功臣像最早的介紹是在二十世紀初，當時的普魯士皇家人類學博物館（König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即今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3 有關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之歷史研究，參見：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4 民族學博物館另收藏有「平定西域準部回部」、「平定兩金川」以及「平定台灣」戰圖銅版畫以及戰圖銅版（總計33塊）；柏林國家圖書館也收藏有各式戰圖銅版畫；亞洲藝術館還藏有一件「平定台灣戰圖」雕漆（原屬德國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舊藏）；另荷蘭的Museum Huis Doorn亦藏有同屬威廉二世舊藏之「平定台灣戰圖」雕漆六件。由於有關戰圖及戰圖銅版的議題甚為複雜，未來若有機會筆者擬另闢專文研究。

前身)⁵的東亞部研究員，漢學家 F. W. K. Müller (1863–1930) 即曾為文介紹，然而並未引起藝術史界研究的興趣。⁶ 當時無論西方或是東方的中國藝術史學界對於繪畫史研究的重心在於漢、唐、宋時期的早期美術，這類時代較晚的清代功臣肖像並不被當成是「真正的」藝術品來看待。⁷

對於紫光閣功臣像的研究的真正開端，始於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十八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首次於海外展覽，於柏林舉辦《北京故宮博物院·來自紫禁城的珍寶》(*Palastmuseum Peking-Schätze aus der Verbotenen Stadt*) 展。⁸ 展覽期間於柏林亦同時舉辦了《歐洲與中國皇帝 1240–1816》(*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1240–1816*) 特展，展出來自前西德、法國、英國、義大利、瑞士、丹麥以及荷蘭收藏的中國文物與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相互輝映，在此展覽中展出了柏林收藏的功臣像、油畫肖像以及《瑪瑞斫陣圖》。⁹ 二〇〇三年 Herbert Butz 於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即亞洲藝術館之前身¹⁰）策劃的《紫光閣圖像——乾隆朝功臣像與戰圖》(*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特展，是首次聚焦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的展覽，該展除了展出其館藏的功臣像立軸、手卷殘片、戰圖雕漆以及民族學博物館所收藏的部份油畫肖像、戰圖銅

-
- 5 有關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的歷史沿革，參見：Kurt Krieger und Gerd Koch Hrsg., *Hundert Jahre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Berlin* (Berlin: Reimer, 1973).
- 6 F. W. K. Müller, "Einige neue Erwerbungen der Indischen und Chinesischen Abteilungen des Königl.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35 (1903): 483-484.
- 7 有關二十世紀初柏林東亞美術史與民族人類學的分野，參見：Karl Scheffler, *Berliner Museumskrieg*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1); 有關柏林東亞藝術收藏之成立，參見：王靜靈，〈柏林的中國繪畫收藏——過去、現在與未來〉，收在閩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研究會編，〈閩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西宮市：閩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2012），頁 133-145。有關清宮藝術及文物研究的回顧，參見：石守謙，〈明清畫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一個個人的回顧與前瞻〉，《美術史論壇》10 (2000)，頁 71-90；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 期 (2005 年秋)，頁 1-34；馬雅貞，〈二十年 (1990-2009) 來臺灣關於中國宮廷圖繪的研究〉，《藝術學研究》，8 期 (2011)，頁 205-242。
- 8 參見展覽圖錄：Lothar Ledderose, Herbert Butz Hrsg., *Palastmuseum Peking-Schätze aus der Verbotenen Stadt* (Berlin: Insel Verlag, 1985).
- 9 參見展覽圖錄：Berlin Festspiel GmbH Hrsg., *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1240–1816* (Berlin: Insel Verlag, 1985), 327-331.
- 10 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與印度藝術館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於 2006 年合併為亞洲藝術館，有關該館之沿革，參見：Willibald Veit, "Das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Orientalia* 31:8 (2000): 40-46; Herbert Butz, "Wege und Wandel: 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Wege und Wandel: 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Hrsg. Herbert Butz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6), 11-70; 王靜靈，〈柏林的中國繪畫收藏——過去、現在與未來〉，頁 133-138。

版及銅版畫外，還展出了來自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海德堡民族學博物館（Völkerkundemuseum der J. & E. von Portheim-Stiftung, Heidelberg）以及德國私人收藏中的紫光閣功臣像立軸。¹¹

有關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及相關作品，聶崇正先生是當時一九八五年北京故宮文物赴柏林展覽的隨展人員之一，返國後曾撰〈西柏林觀清宮畫記〉一文，該文是德國境外最早提到柏林收藏之紫光閣功臣像的研究，其在之後陸續相關紫光閣功臣像的研究文章中亦屢次提到柏林的收藏。¹² 曾嘉寶在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以及加拿大私人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為中心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中，也介紹過收藏在柏林的部份作品。¹³ 在德文研究中，一九七〇年代 Veronika Veit 和 S. Rasidonduk 曾為文介紹了民族學博物館收藏的十七幅油畫肖像，並對油畫肖像的作者，繪製的歷史背景以及被描繪對象的生平進行考證。¹⁴ Hartmut Walarvens 自一九八〇年代起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紫光閣功臣像的文章，其研究之重要的著眼點在於乾隆年間的「十全武功」各次戰役以及對個別所描繪的功臣之生平和戰功的考察與在這些功臣像上所書寫的滿文跋文的翻譯；在其二〇一四

11 Herbert Butz Hrsg.,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Herbert Butz, "Aspekte Kaiserlicher Repräsentation des 18. Jahrhunderts,"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5 (2003): 7-18.

12 聶崇正，〈西柏林觀清宮畫記〉，《故宮博物院院刊》，33期，1986年，頁59-64；聶崇正，〈談紫光閣功臣像〉，《宮廷藝術的光輝》（臺北：東大，1996），頁93-106；聶崇正，〈紐約觀紫光閣功臣像記〉，《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北京：紫禁城，2008），頁288-297；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紫禁城》，249期，2015年，頁124-141。不過在聶先生的文章中的館藏訊息有誤，其所提及收在柏林之紫光閣功臣像立軸與手卷殘本，皆收藏於亞洲藝術博物館，而非民族學博物館。

13 Ka Bo Tseng,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Eight Examples from the First Set Commission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Arts asiatiques* 47 (1992): 69-88; 曾嘉寶，〈紀豐功述偉績：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圖像記錄——功臣像與戰圖〉，《故宮文物月刊》，93期（1990.12），頁38-65；曾嘉寶，〈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卷殘本〉，《文物》，1993年10期，頁53-55。

14 Veronika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der von Ch'ienlung 1754-1755 unterworfenen Ölötenfürsten,"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4 (1970): 199-237; S. Rasidonduk und Veronika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verdienter Offiziere der Ch'ienlung Zeit,"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2 (1978): 543-591.

年最新的文章中考察了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收藏中的十六幅紫光閣功臣像。¹⁵ 但無論是 Veronika Veit 和 S. Rasidonduk，又或是 Hartmut Walravens，他們的研究皆是從漢學或歷史學的角度切入，忽略了這些藝術作品的風格。在藝術史研究的語境中，Annette Bügener 也曾對柏林亞洲藝術館所藏的紫光閣功臣像立軸以及手卷殘片為文研究與介紹。¹⁶ 她的博士論文是目前對紫光閣功臣像研究最為詳盡的研究，該博士論文除了溯及歷代功臣像之圖像傳統以討論清宮紫光閣功臣像的製作脈絡外，最重要的貢獻是蒐集了散落世界各地的功臣像、手卷小稿殘本以及功臣油畫肖像，並對其進行了系統性的整理，然而礙於研究之限制，未能囊括柏林國家博物館所收藏的全數功臣像立軸。此外，該研究未能使用《內務府照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所記載的文獻材料來進一步重構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作品的繪製過程，是其研究的缺憾之處。¹⁷

筆者因職務之便，有幸近距離接觸這批文物和博物館檔案、照片及相關資料。本文首次完整發表分別收藏在隸屬於柏林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館與民族學博物館中的所有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並針對若干特定作品進行探究。首先表列所有柏林國家博物館所藏之紫光閣功臣像相關作品並爬梳其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史；其

15 Hartmut Walravens, *China illustrata—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inheim: Acta humaniora, 1987); Hartmut Walravens,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Accompanied by Manchu Eulogies," in *Altaica Berolinensia: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Altaic World*, ed.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Wiebaden: Harrassowitz, 1993), 307-330; Hartmut Walravens, "New Material on the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of the Qianlong Campaigns," in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Asia and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IAC) Szeged, Hungary, June 16-21, 1996*, eds. Árpád Berta & Edina Horváth (Szeged: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997), 401-423; Hartmut 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von Porträts verdienter Offiziere der Feldzüge des Qianlong-Kaisers (China, 18. Jahrhundert)," in *Baessler-Archiv* 61 (2013/14): 125-166.

16 Annette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ts," in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Hrsg. Herbert Butz, 24-51; Annette Bügener, "Des Kaisers Helden en Miniature: Drei Querrollenfragmente mit Offiziersporträts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i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0 (2005): 32-42.

17 Annette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rträtmalerei i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5). 不過要提出的是，在 Bügener 的博士論文中，有關柏林所收藏的功臣像，除了記載未完全外，在其論文後所附的附錄中，對於若干作品以及其來源與典藏號皆有錯植與誤記之處，為省繁瑣，本文不一一指出。有關 Hartmut Walravens 以及 Annette Bügener 對紫光閣功臣像的研究評述，參見：Niklas Leverenz, "Review: Two New Publications on Qianlong's Officer Painting," in *Orientations* 47:4 (2016): 97-98.

次發表筆者於博物館庫房內新發現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¹⁸之乾隆御筆〈引首及贊〉殘片，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除了從清宮畫院機制的角度對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作品的製作過程進行重構，並對其作者問題與成畫時間進行重新確認；再者討論柏林本〈瑪瑞斫陣圖〉卷作者的歸屬問題，筆者將使用清宮《活計檔》中記載的檔案材料證明柏林本〈瑪瑞斫陣圖〉確實也是出自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手筆，除了重建該卷的製作流程、分析其圖文關係外，並將之置於清宮中多重複本的製作脈絡中討論。最後，則對柏林所藏之十七幅油畫肖像之風格、製作時間以及作者歸屬問題進行重新檢討。

二、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系列作品

有關柏林收藏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亞洲博物館除了收藏有一卷〈瑪瑞斫陣圖〉外，另收藏有四幅功臣像立軸。早在一九一四年柏林本〈瑪瑞斫陣圖〉即進入館藏，由首任館長奧托·昆墨爾（Otto Kümmel, 1874-1952）教授從德國漢堡私人收藏 H. Saenger 氏所購得，另外四幅功臣像立軸，其中三幅屬於「平定準部回部後五十功臣像」，一幅則為「平定兩金川後五十功臣像」，詳見表一：

表一、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紫光閣功臣像」立軸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1	〈署參領額爾克巴圖魯巴岱像軸〉 ¹⁹ （圖2）	乾隆庚辰（1760）	Ib18 ²⁰	1957-3	1957年自柏林E. Krupsack氏購得
2	〈原領隊大臣察哈爾總管坤都爾巴圖魯巴寧阿像軸〉 ²¹ （圖3）	同上	Ib21	1957-1	同上

18 此卷於《石渠寶笈》著錄中，題名為〈御筆平定伊犁回部五十功臣像贊〉，未免混淆，筆者於本文採用各次戰役、系列前後並形制稱之，故此卷於本文稱以：〈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

19 Lothar Ledderose, *Orchideen und Felsen. Chinesische Bilder i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mit Beiträgen von Kohara Hironobu, Willibald Veit und Nora von Achenbach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1998), Kat.-Nr. 48, 350-356; Butz,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32-3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73-376.

20 此序號 I、II、III、IV 各自代表「平定西域準部回部」、「平定兩金川」、「平定台灣」、以及「平定廓爾喀」等戰役；a、b 表示前、後；數字表示其位列次序，故「Ib18」表示此為「平定西域準部回部後五十功臣像」中的位列第十八。此排序編號係參照 Annette Bügener 的博士論文，筆者未敢掠美，參見：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67-504.

21 Ledderose, *Orchideen und Felsen*, 350-356;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34-35;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79-382.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3	〈三等待衛克得爾巴圖魯哈木圖庫像軸〉 ²² (圖 4)	同上	Ib50	1957-2	同上
4	〈雲南昭通鎮兵巴克坦布像軸〉 ²³ (圖 5)	乾隆丙申 (1776)	Iib14	OAS 1964-4	原屬前東柏林東亞博物館 (Ostasiatische Sammlung), 1964 年由博物館自私人收藏購得

亞洲藝術館另藏有三件由宮廷畫家金廷標 (?-1767) 所繪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小稿殘片，以及筆者於庫房新發現之乾隆御筆〈引首及贊殘片〉，共計四件，分列於表二。其中〈頭等待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像殘片〉末尾尚留有位列第四十二的「頭等待衛薩穆坦」贊語四行。筆者新發現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之〈引首及贊殘片〉將於後文詳述。

表二、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小稿殘片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1	〈引首及贊殘片〉 (圖 6)	乾隆庚辰 (1760)	Ia0	新發現，尚未編號	原屬前東柏林東亞藝術館收藏，來源未詳
2	〈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里袞像殘片〉 ²⁴ (圖 7)	同上	Ia14	OAS 1991-3a	同上
3	〈頭等待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殘片〉 ²⁵ (圖 8)	同上	Ia40	OAS 1991-3b	同上
4	〈頭等待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像殘片〉 ²⁶ (圖 9)	同上	Ia41	OAS 1991-3c	同上

22 Ledderose, *Orchideen und Felsen*, 350-356;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38-39;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03-406.

2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32-435.

24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26-27.

25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28-29.

26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28-29.

在民族學博物館收藏原有三十二幅功臣像立軸，包括：「平定準部回部功臣像」、「平定兩金川功臣像」以及「平定台灣功臣像」，然而不幸的是，這三十二幅功臣像全數於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蘇聯紅軍掠劫，除少數作品目前已知被保管於聖彼得堡冬宮美術館外，其餘至今下落不明。²⁷ 所幸在民族學博物館中尚保存有二十世紀初期拍攝的黑白玻璃版底片和檔案照片，三十二幅中惟缺一幅，因此我們今日仍能見到這批收藏中大部份功臣像的完整圖像，詳見表三：

表三、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紫光閣功臣像立軸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1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卜登扎卜像軸〉 ²⁸ （圖 10，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	乾隆庚辰（1760）	Ia5	I D 31780	1911 年自柏林 H. Berkowitz 氏購得
2	〈參贊大臣多羅郡王額敏和卓像軸〉 ²⁹ （缺圖）	同上	Ia12	I D 23932	1902 年由 Dr. Hildebrandt 氏寄存；1905 年博物館自 Dr. Hildebrandt 氏購得
3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像軸〉 ³⁰ （圖 11，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同上	Ia20	I D 31781	1911 年自柏林 H. Berkowitz 氏購得
4	〈領隊大臣護軍統領愛隆阿像軸〉 ³¹ （圖 12）	同上	Ia24	I D 32539	1913 年自漢堡 J. F. G. Umlauff 氏購得

27 有關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紅軍於柏林的藝術品掠劫，參見：Klaus-Dieter Lehmann, Günther Schauerte eds., *Cultural Assets—Transferred and Missing, An Inventory of the 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 6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erlin: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2004)；有關二次戰間於蘇聯紅軍於柏林所掠劫的東亞藝術文物之調查，參見：Willibald Veit, "Ein erster Besuch: Die Samml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der Eremitage in St. Petersburg,"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2 (2001): 35-40; Willibald Veit, "Verlorenes Erbe! Verschenkte Vergangenheit? Ein Rückblick auf die hundertjährige 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Zum Lob der Sammler: Die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und ihre Sammler*, Hrsg. Andrea Bärnreuther, Peter-Klaus Schuster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9), 307-333.

28 參見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檔案 (*Akten des Ethnologischen Museums,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編號：E 1416/11；另參見：Walravens, "New Material on the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40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32-335.

29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673/04；另參見：Müller, "Einige neue Erwerbungen," 484; Walravens,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31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36。

30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416/11；另參見：Walravens, "New Material on the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40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39-341.

31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541/13。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5	〈內大臣鄂齊爾像軸〉 ³² (圖 13)	同上	Ia32	ID 22364	1903 年自柏林 von Busse 氏購得
6	〈副都統圖布巴圖魯溫布像軸〉 ³³ (圖 14)	同上	Ia36	ID 23600	1903 年自法蘭克福 von Poncet 氏購得
7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由屯像軸〉 ³⁴ (圖 15, 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同上	Ia37	ID 22365	1903 年自柏林 von Busse 氏購得
8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像軸〉 ³⁵ (圖 16)	同上	Ia38	ID 22219	1902 年自 E. Krüger 氏購得
9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祁徹布像軸〉 ³⁶ (圖 17)	同上	Ia39	ID 22363	1903 年自柏林 von Busse 氏購得
10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軸〉 ³⁷ (圖 18)	同上	Ia40	ID 23679	1904 年自 Fritschi 氏購得
11	〈頭等侍衛薩穆坦像軸〉 ³⁸ (圖 19)	同上	Ia42	ID 23680	同上
12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魯雲騎尉瑞綽爾圖像軸〉 ³⁹ (圖 20)	同上	Ia43	ID 22366	1903 年自柏林 von Busse 氏購得
13	〈原二等侍衛哈布泰巴圖魯錫爾像軸〉 ⁴⁰ (圖 21, 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同上	Ia45	ID 22222	1902 年自 E. Krüger 氏購得

32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55/03；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40-142;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44-347.

33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869/03。

34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02/03；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42-144;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50-352.

35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44-146.

36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55/02；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46-147;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52-355.

37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15/03。

38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15/03。

39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02/03；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47-149.

40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0-151;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360-362.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14	〈原二等侍衛雲騎尉富紹像軸〉 ⁴¹ (圖 22)	同上	Ia47	I D 23677	1904 年自 Fritschi 氏購得
15	〈三等侍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像軸〉 ⁴² (圖 23)	同上	Ia48	I D 23678	同上
16	〈三等侍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像軸〉 (圖 24)	同上	Ia50	I D 33779	1920 年自柏林 E. Fritzsche 氏購得
17	〈領隊大臣副都統瑚爾起像軸〉 ⁴³ (圖 25)	同上	Ib10	I D 23940	1906 年自柏林 R. Wagner 氏購得
18	〈副都統觀音保像軸〉 ⁴⁴ (圖 26)	同上	Ib13	I D 32540	1913 年自漢堡 J. F. G. Umlauff 氏購得
19	〈前鋒參領特古爾德爾巴圖魯良音泰像軸〉 ⁴⁵ (圖 27)	同上	Ib17	I D 33938	1926 年自柏林 E. Worch 氏購得
20	〈原三等侍衛伊德爾巴圖魯奎瑪岱像軸〉 ⁴⁶ (圖 28)	同上	Ib37	I D 33939	同上
21	〈三等侍衛西爾庫濟巴圖魯伊達木扎布像軸〉 ⁴⁷ (圖 29)	同上	Ib45	I D 22218	1902 年自 E. Krüger 氏購得
22	〈領隊大臣副都統穆騰額巴圖魯舒亮像軸〉 ⁴⁸ (圖 30)	乾 隆 丙 申 (1776)	Ia26	I D 22220	同上
23	〈領隊大臣山西大同鎮總兵巴爾丹巴圖魯官達色像軸〉 ⁴⁹ (圖 31)	同上	Ia35	I D 22221	同上

41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15/03。

42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615/03。

43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363/05；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1-153。

44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541/13。

45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059/25。

46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059/25。

47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3-155。

48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5-157。

49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7-158。

編號	作品名	紀年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24	〈原副都統加贈都統博靈阿像軸〉 ⁵⁰ (圖 32)	同上	IIb8	ID 23931	1905 年自柏林 Dr. Hildebrandt 氏購得
25	〈乾清門頭等侍衛托克莫特巴圖魯彰霸像軸〉 (圖 33)	同上	IIb23	無編號	來源未詳
26	〈乾清門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像軸〉 (圖 34)	同上	IIb29	ID 33969	1927 年由 Hans von Königsmarck 氏捐贈
27	〈原任貴州參將圖多布巴圖魯國興像軸〉 ⁵¹ (圖 35)	同上	IIb43	ID 23961	1906 年自柏林 L. Glenk 氏購得
28	〈緯斯甲布土舍緯爾嘉木燦像軸〉 ⁵² (圖 36)	同上	IIb47	ID 23930	1905 年自柏林 Dr. Hildebrandt 氏購得
29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像軸〉 ⁵³ (圖 37)	乾隆 戊 申 (1788)	IIIa2	ID 22223	1902 年自 E. Krüger 氏購得
30	〈四川松藩鎮總兵奮圖禮巴圖魯穆克登阿像軸〉 ⁵⁴ (圖 38)	同上	IIIa17	ID 23960	1906 年自柏林 L. Glenk 氏購得
31	〈江南狼山鎮總兵堅勇巴圖魯袁國璜像軸〉 (圖 39)	同上	IIIb3	ID 23144	1901 年由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 F. W. K. Müller 於北京購得
32	〈頭等侍衛和隆武巴圖魯額爾登保像軸〉 (圖 40)	同上	IIIb8	ID 23145	1901 年由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 F. W. K. Müller 於北京購得

除了功臣像立軸之外，民族學博物館尚收藏有十七幅油畫半身肖像，其中屬於紫光閣功臣像者有九幅，包括兩幅「平定準部回部前後功臣像」，其餘七幅為「平定兩金川前後功臣像」，見表四：

50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673/04；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59-160;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31-432.

51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60/06。

52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673/04；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60-163;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42.

53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971/01；另參見：Walravens, "Die ehemalige Sammlung," 163-164;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442-445.

54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60/06。

表四、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藏紫光閣功臣像油畫肖像

編號	作品名	製作年代 ⁵⁵	位列序號	典藏號	來源
1	〈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瑞綽爾圖油畫像〉 ⁵⁶ (圖 41)	乾隆十九年 (1754) 至乾隆二十年 (1755)	Ia43	ID 31806	1912 年由 Paul von Mendelssohn-Bartholdy 氏捐贈
2	〈二等待衛哈什哈巴圖魯達爾漢油畫像〉 ⁵⁷ (圖 42)	乾隆十九年 (1754) 至乾隆二十年 (1755)	Ib43	ID 22152	1902 年由 von Hoebel 氏捐贈
3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油畫像〉 ⁵⁸ (圖 43)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Ila29	ID 22267	同上
4	〈頭等侍衛揚達克巴圖魯托爾托保油畫像〉 ⁵⁹ (圖 44)	同上	Ila44	ID 24423	1908 年自 Freund 氏購得
5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納親巴圖魯科瑪油畫像〉 ⁶⁰ (圖 45)	同上	Ilb27	ID 22151	1902 年由 von Hoebel 氏捐贈
6	〈鄂克什土舍圖克則恩巴圖魯雅滿塔爾油畫像〉 ⁶¹ (圖 46)	同上	Ilb46	ID 22157	1902 年自 L. Glenk 氏購得
7	〈綽斯中布土舍綽爾嘉木燦油畫像〉 ⁶² (圖 47)	同上	Ilb47	ID 22155	
8	〈屯練土都司舒克丹巴鄂巴圖魯阿忠保油畫像〉 ⁶³ (圖 48)	同上	Ilb48	ID 22158	同上
9	〈小金川賞給頭等侍衛木塔爾油畫像〉 ⁶⁴ (圖 49)	同上	Ilb49	ID 24355	1906 年自 W. Baumotte 氏購得

55 有關製作年代的考證，詳見下文。

56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865/11;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50-552.

57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50/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53-554.

58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65/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59-562.

59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872/08;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63-567.

60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50/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55-558;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ts," 48-49.

61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76-578;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ts," 50-51.

62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79-581;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ts," 50-51.

63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73-575.

64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895/06;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68-572.

另外八幅描繪的則是厄魯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領，見表五：

表五、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藏厄魯特蒙古族部落首領油畫像

編號	作品名	製作年代	典藏號	來源
1	〈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 ⁶⁵ (圖 50)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⁶⁶	ID 22242	1902 年自 Stansky 氏購得
2	〈都爾伯特汗策凌油畫像〉 ⁶⁷ (圖 51)	乾隆十九年 (1754) 至乾隆二十年 (1755)	ID 31805	1911 年由 Paul von Mendelssohn-Bartholdy 氏捐贈
3	〈綽羅斯公達瓦油畫像〉 ⁶⁸ (圖 52)	同上	ID 22228	1902 年自 Stansky 氏購得
4	〈都爾伯特公布彥特古斯油畫像〉 ⁶⁹ (圖 53)	同上	ID 24356	1906 年自 W. Baumotte 氏購得
5	〈都爾伯特公巴圖面克油畫像〉 ⁷⁰ (圖 54)	同上	ID 24362	同上
6	〈都爾伯特貝勒岡多爾濟油畫像〉 ⁷¹ (圖 55)	同上	ID 22229	1902 年自 Stansky 氏購得
7	〈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額爾德尼油畫像〉 ⁷² (圖 56)	同上	ID 22156	1902 年自 L. Glenk 氏購得
8	〈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根敦油畫像〉 ⁷³ (圖 57)	同上	ID 22230	1902 年自 Stansky 氏購得

65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488/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06-208, 229;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46-47.

66 有關製作年代之考證，詳見下文。

67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865/11;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08-209, 229.

68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87/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09-210, 231.

69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895/06;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0, 233;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48-49.

70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1895/06;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0-211, 234.

71 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1-213, 235.

72 參見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1-213, 236;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its," 46-47.

73 參見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87/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3, 237.

以上為柏林國家博物館所收藏的有關紫光閣功臣像的全貌。根據博物館的檔案資料顯示，這些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是在二十世紀初、中期相繼分別進入博物館的收藏。博物館檔案資料顯示，其中有若干作品為收藏者捐贈，但大多數是由博物館從私人收藏或是古董商處購得。除了古董商，收藏這些紫光閣功臣像者的身分多數為軍官、也有醫生和貴族，其中也有若干作品在最後進入博物館的收藏之前，已輾轉易主多手，另外還有兩件是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 Müller 於一九〇一年在北京所購得的。

聶崇正先生在其研究中已經指出，這些作品流落海外與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間義和團拳亂以及八國聯軍侵華的史實密切相關。而位於中南海的紫光閣更是德軍當時駐營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紫光閣功臣像的大部份收藏皆集中在德國。⁷⁴ 雖然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將軍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 1832-1904）在他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向德國皇帝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Viktor Albert von Hohenzollern, 1859-1941，在位 1888-1918）的報告中對他國聯軍的公開搶劫掠奪的行徑加以批判：

聯軍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質損失甚大，但其詳細數目，亦復不易調查。現在各國互以搶劫之事相推諉，但當時各國無不曾經徹底共同搶劫之事實，卻始終存在。

在英國方面，關於此類行軍特長，却曾被以一種特殊方式，即所搶之物，均須繳出，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賣，如是者累日。由此獲得之款，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質略如戰時掠獲金。因此之故，無一英人對於搶劫之事視為非法行動。……

在日本方面，則對於此種掠奪之物，照例歸於國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數至為不少。……

至於美國方面，對於搶劫之事，本來禁止；但美國均頗具精明巧識，能破此種禁令，為其所欲。

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頗稱粗野，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畫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國軍隊，對於各國軍隊（之搶劫行為）亦復絕對不曾落居人後。⁷⁵

74 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頁 138-140。

75 瓦德西，王光祈譯，《瓦德西拳亂筆記》（北京：中華，2009），頁 55-56。

又其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宣稱：

此間買賣當時搶劫所得各物之貿易，極為隆盛。各處商人，尤其來自美國者，早已到此經營，獲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銅、各代瓷器、玉石為最多。其次則為絲貨、繡貨、皮貨、銅瓶、紅漆之類。至於金銀物品則不多見。最可嘆者，許多貴重物件橫遭毀壞，其中常有無價之木質雕刻在內。只有余之駐所，尚藏許多寶物，一切猶系無恙。倘若我們一但撤出，則勢將落於中國匪徒之手，最後當然加以焚毀。一八六〇年之夏宮（按：指圓明園），其情形正復如此。所有當時英、法軍隊未曾攜去毀損者，一自彼等撤出之後，旋被本地居民焚毀。

最僥倖者，德國軍隊當時未能參加公開搶劫之事。[……]⁷⁶

然而從柏林所藏數量如此大的紫光閣功臣像及其相關作品來看，且原來這些作品的持有者多為軍官以及貴族，事實上德國軍隊在當時也參加了文物的公開搶劫，而且其程度並不遜於瓦德西所批判的其他國家軍隊，同為一丘之貉，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另外，從上引瓦德西自述為了避免文物落入其所謂「中國匪徒」之手而將之焚毀的行徑，以及兩件由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 Müller 於一九〇一年在北京所購買的紫光閣功臣像立軸的事實顯示，當時並非只有外國軍隊進行文物掠劫的行動，「中國匪徒」也見機趁火打劫，共同參與了對清宮文物的公開掠奪。

三、新發現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殘片

二〇一五年六月筆者於柏林亞洲藝術館庫房進行整理工作時，意外發現一件未編典藏號之作品殘片（圖 6）。該件殘片前半部為一手卷之引首，作品現況顯示其曾遭撕裂，現只餘「炳（半字）蹟」二字；後半部為〈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贊文如下：⁷⁷

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有序

西師之役，賴天祐、乘時運、資眾力，拮据擘畫，幸底厥績。固非予一人

76 瓦德西，《瓦德西拳亂筆記》，頁 76。

77 就文體而言，此文應是乾隆御製〈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的序文，但在《活計檔》中的紀錄將其統稱為贊，故從之。參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26，頁 726。

所可逆料其必也。然稍可以謝眾論，愜深衷者，無他，則以賞罰信而應機速耳。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言應機宜速也。《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言賞罰宜信也。機之來，發於無窮之源，而應以萬變之極，蓋難言之。若夫信賞罰似非難事，而亦有所難者。則以不能因物付物，有所容心於期間耳。且罪疑而後從輕，若不疑而亦從輕，則偷生者何懼焉？功不疑而從重，其理固當，然涉疑而屢從重，則冒賞者生心，而真功反有向隅者矣。是知疑不可也。夫不疑而功惟真功，賞斯重焉，罪惟真罪，罰斯必焉，則捨命灰軀，冒矢石投鋒鏑之倫。誰不勸以懲乎？茲者，事定功成，寫諸功臣像於紫光閣，朕親御丹鉛，各系以贊。不過舉、不尚藻，惟就諸臣實事錄之，並闡其義如右。雲臺二十有八，凌煙閣二十有四，而此五十人者，則以國家中外一統，宣力者眾，然此猶舉其尤赫者。若夫斬將奪旗，建一績，致一命者，亦不忍其泯沒無聞。將亦圖其形，而命儒臣綴辭焉。乾隆庚辰夏六月，御筆。

其文本之內容描述乾隆皇帝對西師之役的成功將之歸於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而其用人信賞罰，更是此役成功之關鍵。又述其製作紫光閣功臣像之緣由乃來自於東漢明帝劉莊於永平三年（60）命人在南宮雲臺閣繪二十八將之肖像以及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命畫家閻立本（?-673）於長安城凌煙閣繪二十四將肖像以感懷併表揚其功勳的傳統，並強調其個人為諸位將領所撰之贊文，皆以「實事錄之」，並未過份讚揚他們的軍功，以示其公正公允。但就其所圖繪之功臣數量，以平定準部回部前後系列各五十名功臣為例，共計即一百名，若總和平定兩金川、平定台灣、以及平定廓爾喀等各次戰役之功臣數量，則總計有兩百八十名，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此前之傳統達十倍之多。此一現象顯示乾隆皇帝對於軍功、民族、外交事務的重視程度之高，而其雖言所撰之贊文「不過舉、不尚藻」，但其表彰功臣的形式與規模，比之前朝，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查其贊文與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之〈平定伊犁回部五十功臣像贊〉（即〈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上的乾隆贊文相符。前半部引首原應為「書勳炳蹟」四字，現只餘後一字半。又檢視其所鈐之璽印，前半部引首處鈐有「乾隆御筆」（朱文）殘印；隔水以及後半部贊文處紙上鈐有：「廣闢四門聰」（朱文）、「用厥中」（白文）、「乾隆御玩」（白文）、「乾」（朱文）、

「隆」(朱文)、「幾暇臨池」(白文)，皆與著錄相符。⁷⁸ 惟隔水上「太上皇帝之寶」(朱文)一印，係在《石渠寶笈續編》成書後所鈐，故未錄之。又比對亞洲博物館另藏三件〈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之〈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殘片〉、〈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像殘片〉、〈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里袞像殘片〉等，無論紙質、尺寸(紙高約30公分)皆相近，故確知此殘件為乾隆御筆〈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之〈引首與贊文殘片〉。

由於博物館內未有相關此〈引首及贊殘片〉之相關紀錄，只知另三件〈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殘片〉、〈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像殘片〉以及〈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里袞像殘片〉，原屬前東柏林東亞博物館的收藏，在兩德統一後其藏品部份與今前西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合併，成為今日亞洲藝術館的收藏；而另一部份藏品則轉移至民族學博物館。⁷⁹ 筆者推測此件〈引首及贊殘片〉的來源亦同為前東柏林之收藏與另外三件殘片同時於兩德統一後轉移至亞洲藝術館，惟可能在轉移點交時被遺漏，從而掩沒於庫房之中。又從〈引首及贊殘片〉的保存狀態來看，其遭撕裂的情況極有可能在進入博物館收藏之前即已造成，亦不難想見當時文物在掠劫過程中所經歷的慘狀。

有關平定準部回部功臣像手卷，在《活計檔》有記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

十三日接得員外郎安太[泰]、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二日太監胡世傑交來高麗紙一卷，傳旨：著金廷標畫功臣像手卷，欽此。⁸⁰

觀察功臣像手卷殘片之紙質，不但厚度薄且表面平滑光亮，根據檔案所稱乃畫於高麗紙上。此外，關於功臣像手卷之引首與贊裝裱的形制在《活計檔》中也有資料，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

十九日接得郎中達色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七日太監胡世傑交：御筆功臣贊字一張、金廷標畫〈功臣圖〉一卷。傳旨：著將御本功臣贊字，用隔水

78 王傑、董誥等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3652-3657。

79 關前東柏林的東亞藝術收藏，參見：Violet Renée, *Einführung in die Ostasiatische Sammlung*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1982); Siegmah Nahser, "Ostasiatische Sammlung," in *Die Museumsinsel zu Berlin*, Hrsg. Peter Betthausen, Dietmar Riemann, Marga Riemann (Berlin: Henschelverlag, 1987), 164-169.

8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6，頁707。

做前一段；〈功臣圖〉在後，裱手卷一卷。欽此。⁸¹

可知將贊置於金廷標所繪的〈功臣圖〉之前，是乾隆皇帝的意思，若比較二〇一五年於拍賣會上出現的〈平定台灣前二十功臣像卷〉之形制⁸²，可知此形制也成為後來手卷形式的功臣像的格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引首與贊殘片〉的文本以及《石渠寶笈》的著錄中，無論是乾隆皇帝御筆的贊文亦或是卷後金廷標題款的紀年皆為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比《活計檔》中記載的時間早一年，故筆者認為《活計檔》中記載的功臣像手卷，應該並非《石渠寶笈》所著錄之金廷標〈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極有可能指的是〈平定準部回部後五十功臣像卷〉，而這卷亦同為金廷標所繪。

有關紫光閣功臣像立軸與手卷之間的關係，以「平定準部回部功臣像」為例，雖然在立軸上的乾隆題識紀年庚辰（1760）春，在手卷上的乾隆題識紀年庚辰夏，看似立軸成立在先，手卷成立在後。然比較立軸與手卷殘片所繪相同人物，如〈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殘片〉（圖 8）與〈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軸〉（圖 18），兩者在造形上可說是如出一轍，只是明顯可見手卷殘片上人物面部之明暗光影的處理以及服飾、物件等細節的描繪，與立軸相較而言來得簡略，在形式上接近稿本或小樣的性質。故聶崇正先生認為手卷形制的紫光閣功臣像是在製作用以懸掛於紫光閣殿堂內的立軸正圖前，呈給乾隆皇帝審閱的小稿本或小樣的說法，是非常合理的。⁸³ 而此稿本或小樣則是根據最初為繪製人物肖像而蒐集的油畫臉像而繪製的，比較現存的〈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璠綽爾圖油畫像〉（圖 41）以及〈原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璠綽爾圖像軸〉（圖 20），油畫像中所描繪的滿綽爾圖張弓射箭的姿態，並未被完全搬移至立軸畫像上，可知油畫像與最後完成的功臣像立軸並非完全一致，而是作為繪製功臣像手卷和立軸時參考之用。由此我們可以推想金廷標製作此小稿的過程，乃是以郎世寧、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和艾啓蒙（Ignatius Sickeltart, 1708-1780）等人所繪製的油畫臉像為基礎進行創稿，從而依據所繪人物的官職，添加人物的服飾和姿態。完成的小稿經皇帝批准核可之後，才開始製作用於懸掛於紫光閣的立軸肖像，有關平定準部回部前後五十功臣像立軸的作者和製作過程，在《活計檔》中亦有記載，乾隆二十八年（1763）

8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6，頁 726。

82 參見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仰之彌高——中國古代書畫夜場》拍賣圖錄（2015-06-05），編號 2014。

83 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頁 127。

十月〈如意館〉：

十四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十月十二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前五十、後五十功臣圖像，著金廷標照手卷圖像仿掛軸稿；著艾啓蒙用白絹畫臉像；衣紋、著色著瑛瑯處畫畫人畫。欽此。⁸⁴

另乾隆二十九（1764）年五月〈瑛瑯作〉：

十九日接得主事金輝、庫掌栢永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十日太監胡世傑傳旨：次五十功臣圖，衣紋著畫院處畫畫人起稿呈覽繪畫，欽此。⁸⁵

《活計檔》中的時間，也清楚地說明立軸像的製作是在手卷小稿之後。根據檔案的紀錄，整個「平定準部回部功臣像」的製作過程也可以重新建構：首先乾隆皇帝命擅於油畫的西洋傳教士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等人為諸位功臣一一繪製油畫臉像以為素材，再有乾隆為諸位功臣一一題贊（僅前五十功臣，後五十功臣之贊文則由儒臣綴辭），接著命宮廷畫家金廷標創製手卷小稿，最後再完成立軸圖像，而立軸的功臣像亦由金廷標起稿，臉像則由西洋畫家艾啓蒙主筆，衣紋和著色則由在瑛瑯處和畫院處任職的中國畫家來描繪，至於其製作完成的時間，「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立軸約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平定準部回部次五十功臣像」立軸約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此一繪製模式應即是爾後為各次戰役所製作之功臣像的標準化模式。

四、柏林本〈瑪瑞斫陣圖〉重探

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收藏有一幅郎世寧的〈瑪瑞斫陣圖〉（以下簡稱柏林本，圖1）。畫面描繪了十八世紀的將士瑪瑞在平定回部的戰役中驍勇善戰的英姿。瑪瑞於《清史稿》無傳，僅知其為清軍平定西域戰役中立功的將士。有關此卷作品畫家歸屬的問題，自二十世紀初入藏於博物館以來，有不同學者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博物館早期的學術出版以及圖錄中，歷任館長奧托·昆墨爾教授、郭樂知（Roger Goepper，1925-2011）教授以及 Beatrix von Ragué (1920-2006) 教授皆將

8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8，頁75。

8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8，頁848。

此作視為郎世寧真蹟。⁸⁶ 直到一九八五年海德堡大學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在其出版的論文中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柏林本為作坊摹本。⁸⁷ 此後該看法也成為德國學界對此畫的定見，而被陸續研究此卷的學者所沿用，皆將此卷視為清代宮廷畫院中學習郎世寧畫風無名畫家的摹本。⁸⁸ 然而，德國以外的學者却持相反看法，認為此作為郎世寧真蹟。⁸⁹

柏林本〈瑪瑞斫陣圖〉的形制為手卷，高 36.4 公分，長 303.3 公分，紙本水墨設色，根據卷後乾隆皇帝代筆所書的長跋可知其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畫面以中西折衷的技法繪成，雖然在人物、馬匹、以及物件等量感的處理上，充滿著寫實與自然主義的傾向，但迴避了過於強烈的明暗對比。眾所週知，這是因為中國皇帝對於陰影（尤其在臉上）不甚喜歡的原因。

因為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裡也有一卷如孿生兄弟般幾乎一模一樣的郎世寧〈瑪瑞斫陣圖〉（以下簡稱台北本，圖 58），故柏林本被認為是宮廷作坊的摹本。不過，即便如此，兩卷之間仍然存在著差異：一、台北本上有郎世寧的題款「臣郎世寧恭繪」和鈐印「世寧」、「恭繪」，柏林本無。然而，並非所有郎世寧的作品，皆帶有郎世寧的款，如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無款〈東海馴鹿圖〉，就被研究者認為是出自郎世寧的手筆，故有無款並不能做為是否為郎世寧作品的唯一判斷。⁹⁰ 二、兩卷皆後接乾隆皇帝的長跋，台北本書體為行書，柏林本為楷書；此外柏林本的長

86 Otto Kümmel, *Ein Jahrtausend Ostasiatischer Malerei* (Ausstellungskatalog, Schloss Celle, 2.7.-27.8.1950), Kat.-Nr. 31, 24; Roger Goepfer, *Kunst Ostasiens* (Ausstellungskatalog, Haus am Waldsee Berlin, September bis November 1963), Kat.-Nr. 60; Beatrix von Ragué, *Oude Chinese kunst uit het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te Berlijn* (Den Haag: Gemeentemuseum, 1969), Kat.-Nr. 25; Beatrix von Ragué, *Ausgewählte Werke Ostasiatischer Kunst*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70), Kat.-Nr. 44; (1972 [2]), Kat.-Nr. 46; (1977 [3]), Kat.-Nr. 46.

87 Lothar Ledderose, "Machang durchbricht die feindlichen Linien. Ein chinesisches Historienbild in Berlin," in *Jahrbuch 1983/84.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Hrsg. Peter Wapnewski (Berlin: Siedler, 1985), 181-193.

88 Burglind Jungmann, "Machang, der tapfere Held, durchbricht die feindlichen Linien," in *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Kat.-Nr. 12/19, 330; Ledderose, *Orchideen und Felsen*, Kat.-Nr. 47, 342-350; Butz,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Kat.-Nr. 18, 52-53; Bügener, "Des Kaisers Helden en Miniature," 41-42; Bügener,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80-81.

89 聶崇正，〈西柏林觀清宮畫記〉，頁 61；曾嘉寶，〈紀豐功述偉績：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圖像記錄——功臣像與戰圖〉，頁 56-57；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頁 158-159；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頁 132。

90 陳韻如，〈東海馴鹿圖〉，收入王耀庭主編，〈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98-99。

跋前書有標題「墨爾根巴圖魯瑪璫斫陣歌」且在跋後尚接有滿文長跋⁹¹，台北本無；台北本在漢文跋後尚有三行文字記述了製作此畫的緣由：「墨爾根巴圖魯瑪璫，斫陣殊勳，卓乎可紀。因命工繪圖，併作歌以誌其事。己卯長夏，御筆。⁹²」

雷德侯教授比較台北本與柏林本兩卷，認為兩者中存在著繪畫品質的差異，指出在兩卷中瑪璫所著鎧甲的描繪上，柏林本的繪畫風格缺乏立體感，顯得較為僵硬，據此而判定柏林本為宮廷作坊摹本。⁹³ 然而，若是比較畫中的其他部份，如臉部、馬匹甚至畫中所描繪的各式物件之畫法，其風格的差異其實十分地細微。若從清宮畫院的運作模式來看⁹⁴，很有可能郎世寧繪製了柏林本畫卷中的重要地方，如臉部和馬匹，而將其他部份的描繪交給助手或學生完成，因此雷德侯所指出的「風格問題」並不能解決柏林本的作者問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柏林本畫作本身的保存狀態在進入博物館藏時已經遭受嚴重損壞，極有可能是在文物在被掠劫的過程中所造成，其大部份的礦物質顏料皆已脫落，此作曾於一九六八年在日本京都接受修復。是否畫作損壞的狀態也會影響我們在風格上的判斷？在此要提出的問題是，究竟柏林本是否出自於郎世寧之手？而這個問題又如何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十八世紀清代宮廷作坊的運作模式？

事實上並不需要依靠風格分析，《活計檔》中的紀錄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根據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如意館〉的紀錄：

91 根據 Giovanni Stary 對此滿文長跋用韻以及文本內容的研究，其為前段漢文長跋之滿文意譯，見 Giovanni Stary, "Mandschurische Miscellen," in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80*, Hrsg. Michael Weiers und Giovanni Star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76-86.

92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 3050。

93 Ledderose, "Machang durchbricht die feindlichen Linien," 188-192; Ledderose, *Orchideen und Felsen*, 342-350.

94 有關清代宮廷畫院的機制，參見：楊伯達，〈清代院畫觀〉；〈清乾隆朝畫院沿革〉；〈清代康、雍、乾院畫藝術〉，皆收入《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1993），頁 7-35；36-57；58-83；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與畫家〉，收入《宮廷藝術的光輝》，頁 1-28；Yang Boda, "The Development of Ch' ien-lung (Qianlong) Painting Academy," 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ds. 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333-356; Hironobu Kohara, "Court Painting under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orbidden City: Cour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1644-1911)*, Hironobu Kohara, Erling von Mende, Shan Gupqiang, Ellen Uitzinger et al. (Rotterdam: Museum Boymans-van Beuningen, 1990), 93-102; 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3 期（2006 年冬），頁 127-152。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研究員陳韻如亦就個別作品討論清宮院畫的製作模式，參見：陳韻如，〈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4 期（2005 年夏），頁 103-139；陳韻如，〈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于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2 期（2010 年冬），頁 1-64。

十七日接得員外郎安泰、庫掌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馬[瑪]瑞小臉像手卷，著郎世寧仿長[卷]再畫一卷，欽此。⁹⁵

雖然檔案中沒有明確地記載作品的名稱，但根據描述可知檔案中所提及的「瑪瑞小臉像手卷」所指的即是〈瑪瑞斫陣圖〉，並且清楚地記述了乾隆皇帝命郎世寧「再畫一卷」，上述檔案資料說明了為什麼有兩卷〈瑪瑞斫陣圖〉且兩卷皆是由郎世寧所繪。⁹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另一卷成於乾隆二十年（1755）的郎世寧〈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圖 59），其形制與繪畫風格與兩卷〈瑪瑞斫陣圖〉近似。⁹⁷ 尤其，這三卷畫中所描繪奔馳的黑馬，其姿態幾乎如出一轍，說明郎世寧在作畫時重覆使用相同的稿本（或粉本）。根據《活計檔》乾隆二十年七月〈如意館〉的資料顯示，〈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的繪製過程如下：

二十八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七日總管太監王常貴傳旨：著郎世寧畫愛玉史[阿玉錫]油畫臉像一幅，欽此。⁹⁸

隔日：

二十九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八日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面奉旨：著郎世寧畫〈愛玉史[阿玉錫]德[得]勝營盤圖〉大畫一幅，再將愛玉史[阿玉錫]臉像畫跑馬扎鎗式宣紙手卷一卷，欽此。

於本年八月初九日員外郎郎正培將畫得跑馬扎鎗式手卷一卷呈進訖。⁹⁹

檔案材料顯示，郎世寧先畫了阿玉錫的油畫臉像，又根據阿玉錫的油畫臉像畫了一卷「跑馬扎鎗式」的手卷，此卷即〈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同時又畫了一張〈阿玉錫得勝圖〉貼落形式的大畫。《活計檔》也記載了一幅〈瑪瑞得勝圖〉貼落大畫，

9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4，頁 681。

96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宇珍研究員也注意到這則材料，指出〈瑪瑞斫陣圖〉應不只一件，參見劉宇珍，〈清郎世寧畫瑪瑞斫陣圖〉，收在何傳馨主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60-161。

97 林莉娜，〈清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收在馮明珠編《乾隆皇帝的文化事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132-133；以及《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頁 158-159。

9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頁 312-313。

9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頁 312-313。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如意館〉：

十七日接得員外郎安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初十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聽鴻樓下〈達瓦齊圖〉揭下並現畫〈瑪璫得勝圖〉著在紫光閣貼，按〈達瓦齊圖〉尺寸，著方琮用絹畫山水一張，欽此。¹⁰⁰

同年四月：

初一日接得員外郎安太〔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本日奉旨：將〈達瓦齊圖〉併〈瑪璫得勝圖〉俱別高三尺，欽此。

於七月二十一日接員外郎安太〔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七月十八日將畫得〈瑪璫得勝圖〉畫一幅呈覽，奉旨：著交造辦處托貼，欽此。

於七月二十三日付催長薩靈阿搜得倒環，將〔瑪璫〕得勝圖一幅赴托貼訖。¹⁰¹

可知〈瑪璫得勝圖〉貼落完成後被張貼在紫光閣內。在德國漢堡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Hamburg）藏有一件題名〈呼爾滿大捷〉的貼落大畫，畫中繪有瑪璫奮勇抗敵的英姿。¹⁰² 筆者認為此〈呼爾滿大捷〉貼落大畫，應該就是《活計檔》中所稱的〈瑪璫得勝圖〉。

據此可以推想，〈瑪璫斫陣圖〉的繪製模式應如同〈阿玉錫持矛蕩寇圖〉，先有一幅瑪璫的油畫肖像，再根據此油畫臉像，繪製了〈瑪璫斫陣圖〉，同時又繪製了〈瑪璫斫陣圖〉貼落大畫。阿玉錫的油畫臉像是由郎世寧繪製的，而瑪璫的油畫臉像尚存，現藏於德國布萊梅民族學博物館（Übersee-Museum Bremen），或許也是由郎世寧繪製的也說不一定？¹⁰³ 又現存兩卷〈瑪璫斫陣圖〉，或許極有可能〈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亦同樣有兩卷？除此之外，瑪璫與阿玉錫也位列紫光閣「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之系列畫中：〈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璫像〉位列第二十五、〈散秩大臣哈喇巴圖魯阿玉錫像〉，位列第三十三。有關清宮製作阿玉

10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5，頁 490。

10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5，頁 493。

102 有關此〈呼爾滿大捷〉貼落大畫的相關研究，參見：Niklas Leverenz, "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 in *Orientalia* 41:4 (2010): 48-53; Niklas Leverenz, "The Battle of Qurman: A Third Fragment of the 1760 Qianlong Imperial Painting," in *Orientalia* 46:4 (2015): 76-80，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醒筆者關注藏於漢堡的〈呼爾滿大捷〉貼落及其殘片。

103 筆者尚未能親見原作，就筆者所知該圖亦未曾出版，僅註記於此，留待未來進行後續之研究。

錫、瑪瑞相關作品，詳見表六：

表六、乾隆朝製作阿玉錫、瑪瑞相關主題作品

形制 人物	油畫	功臣像手卷小稿 (金廷標，〈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	功臣像立軸 (金廷標起稿，艾啓蒙繪臉像，「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立軸)	手卷	貼落大畫
阿玉錫	〈阿玉錫臉像〉	〈散秩大臣哈喇巴圖魯阿玉錫像〉 ¹⁰⁴	〈散秩大臣哈喇巴圖魯阿玉錫像軸〉 ¹⁰⁵	〈阿玉錫持矛蕩寇圖〉	〈阿玉錫得勝圖〉
瑪瑞	〈瑪瑞臉像〉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瑞像〉 ¹⁰⁶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瑞像〉	〈瑪瑞斫陣圖〉	〈瑪瑞得勝圖〉

瑪瑞在戰場上立下勳功，為此乾隆皇帝作了一首〈墨爾根巴圖魯瑪瑞斫陣歌〉題於圖後，以頌揚其英勇的事蹟：

墨爾根巴圖魯瑪瑞斫陣歌

乙亥以來有事戎，賴我眾力成膚功。
 重賞之下多勇士，捨身圖報群輸忠。
 舒布圖鎧實巨擘，三巴圖魯繼厥踪。
 後乃不可屈指數，就中瑪瑞尤稱雄。
 經卅餘戰皆首出，塞旗斬將誰爭鋒。
 鐵騎憑陵諸鄂拓，肅清伊犁揚英風。
 今春我軍急進援，富德率師如羆熊。
 瑪瑞命領塗路首，呼爾瑞處賊迎攻。
 堂堂之陣賊辟易，瑞乃獨進躡寇窮。
 金鞭連策大宛馬，繡螯不用用雕弓。
 一箭正中賊要害，再箭倉卒乃落空。
 三箭終殪賊墜馬，忽忘深入賊隊中。

104 〈散秩大臣哈喇巴圖魯阿玉錫像殘片〉，現為私人收藏，圖版見：Bügener, "Des Kaisers Helden en Miniature," 38.

105 〈散秩大臣哈喇巴圖魯阿玉錫像軸〉，現藏天津博物館，圖版見：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頁 130。

106 〈領隊大臣前鋒統領墨爾根巴圖魯瑪瑞像殘片〉，現為私人收藏，圖版見：Bügener, "Des Kaisers Helden en Miniature," 41.

蜂屯蟻襍齊擁簇，瑞之馬斃倒沙蓬。
 捨馬步戰短兵接，叱咤凌厲氣如虹。
 我軍隨進瑞乃出，檢傷十處中其躬。
 以帛裹傷明復戰，義膽自有神旻憐。
 花門降胡咋舌歎，如此超勇聞何從。
 將軍一一據實奏，不奇其勇憐其哀。
 設非立志忠且壯，安能效命功名崇。
 馳驛令歸不可再，嫖姚賜第今堪同。
 席前備陳隕涕聽，厚賚覺未酬勤庸。
 仍歸禁旅領宿衛，若無曩勳撝謙沖。
 古來歸奏未央殿，卻聞天子不召見。
 乾隆己卯夏六月御筆。¹⁰⁷

郎世寧作〈瑪瑞斫陣圖〉中所描繪的瑪瑞，身著鎧甲，騎著白馬，左手執弓，右手向後往背上的箭囊裡探箭，眼神專注地凝視著前方所追逐的敵人。竄逃的敵人身上中箭，血流如注，頭往下垂，頭盔掉落，原來手執的長矛被遺落在後。整幅畫作描繪的是一個戲劇性的場景，這充滿張力的一幕正符合乾隆皇帝御製〈墨爾根巴圖魯瑪瑞斫陣歌〉中「一箭正中賊要害」的描述，下一句「再箭倉卒乃落空」而郎世寧選擇描繪的正是瑪瑞以一箭射中敵人要害，正要再取箭乘勝追擊的瞬間！畫面中除了在前中箭負傷的敵寇以及在後緊緊追趕的瑪瑞，背景完全空白，這也是郎世寧為了表現瑪瑞因為全神貫注，不顧安危，一心追擊敵人而「忽忘深入賊隊中」的英雄事蹟。整幅畫卷的構圖，可以說是郎世寧極具藝術性的精心安排。

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以及安德義（*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1781）等人所起稿計十六幅《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的系列戰圖中也有對瑪瑞英勇事蹟的描繪，即第八幅〈呼爾滿大捷〉（圖 60）。雖然郎世寧也參與了這套戰圖的起稿工作，但根據最近的研究，僅第二幅〈登格山斫營圖〉和第七幅〈黑水解圍圖〉由郎世寧起稿¹⁰⁸，而第八幅〈呼爾滿大捷〉則由安德義所起稿。安德義在〈呼爾滿大捷〉中所描繪的是瑪瑞立於地面張弓射箭，

107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 3049-3050。

108 相關新的研究成果，參見鄭永昌、周維強，〈銅版記功〉，收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頁 240-307。

他的馬倒斃在旁，加上背景中繁複的戰爭場景，所描繪的正如乾隆皇帝御製〈墨爾根巴圖魯瑪瑞斫陣歌〉文本中「蜂屯蟻襍齊擁簇，瑞之馬斃倒沙蓬。捨馬步戰短兵接，叱咤凌厲氣如虹」的描述。比較郎世寧與安德義對瑪瑞事蹟的描繪，便可清楚地看出不同藝術家在面對相同母題所作的不同藝術選擇。又安德義起稿之〈呼爾滿大捷〉銅版畫與前述現藏於漢堡人類學博物館的〈呼爾滿大捷〉貼落構圖近似，惟後者因為尺寸較大，故而在畫面中有較多人物和細節。筆者認為現藏漢堡的〈呼爾滿大捷〉（即〈瑪瑞得勝圖〉貼落）極有可能就是由安德義主持繪製工作的。

但為何會有相同的兩卷郎世寧〈瑪瑞斫陣圖〉呢？根據《石渠寶笈》的著錄，〈阿玉錫持矛蕩寇圖〉與台北本〈瑪瑞斫陣圖〉皆藏於寧壽宮。¹⁰⁹ 因此，極有可能兩卷中的一卷（台北本）是為了要與〈阿玉錫持矛蕩寇圖〉配成一對的，而另一卷（柏林本）則可能被收儲在紫光閣內（或者，與可能也有兩卷的另一卷〈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相應配對同藏於紫光閣）。柏林本〈瑪瑞斫陣圖〉原來極有可能便是收藏於紫光閣，應與紫光閣功臣像同時，在八國聯軍之際被掠劫，而後流落歐洲的私人收藏手中，於一九一四年被博物館購藏。

乾隆皇帝時常降旨命其宮廷畫家臨仿郎世寧的畫作，例如：《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如意館〉中的紀錄：

初三日接得員外郎安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五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郎世寧畫得〈藿雞〉、〈青羊〉大畫二張，著金廷標用白絹，照尺寸另畫二張，欽此。¹¹⁰

郎世寧的〈青羊圖〉與金廷標所做〈青羊圖〉現分別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與美國私人收藏。比較兩件作品，郎世寧與金廷標的風格有著明顯差異，且兩件作品分別帶有郎世寧和金廷標的款。而乾隆皇帝要金廷標仿郎世寧的〈青羊圖〉和〈藿雞圖〉確有其目地，根據《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如意館〉：

初二日接得員外郎安泰、金輝押帖一件，內開：十月二十三日太監胡世傑交〈萬國來朝〉畫一張、郎世寧畫〈青羊〉、〈藿雞〉畫二張，傳旨：著交如意館各托紙一層，其〈青羊〉、〈藿雞〉畫裱掛軸，欽此。¹¹¹

109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頁 3048-3050。

11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5，頁 504。

11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5，頁 526。

又同月：

二十三日接得員外郎安泰押帖一件，內開：本月二十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將郎世寧所畫〈青羊〉、〈藿雞〉先取來在畫舫齋原處貼，俟金廷標〈青羊〉、〈藿雞〉畫得時，將郎世寧所畫〈青羊〉、〈藿雞〉取下裱掛軸，欽此。¹¹²

可知郎世寧的〈青羊圖〉、〈藿雞圖〉原是在北海畫舫齋的貼落，乾隆要金廷標仿郎世寧的兩幅〈青羊圖〉、〈藿雞圖〉是為了替換郎世寧的原件，而將郎世寧的畫作裱成掛軸收藏。乾隆皇帝將「臨仿」視為其對宮廷畫家「集大成」的訓練方式。¹¹³即使是郎世寧也時常被要求臨仿古畫，例如《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如意館〉的紀錄：

十七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六日太監張永泰傳旨：著郎世寧、王致誠、丁觀鵬、姚文瀚做劉宗道畫〈照盆孩兒〉各畫一張，欽此。
於閏九月十九日員外郎郎正培將畫得〈照盆孩兒〉四張呈進訖。¹¹⁴

但上述〈青羊圖〉與〈照盆孩兒圖〉多重複本的例子與兩卷〈瑪瑙斫陣圖〉不同。郎世寧被要求再畫一卷〈瑪瑙斫陣圖〉複本，顯然並非是為了替換原件又或是訓練郎世寧的畫藝，而是出自於乾隆皇帝的個人需求，有著特殊目的之製作。至此可知，台北本和柏林本兩卷〈瑪瑙斫陣圖〉的作者皆為郎世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柏林本卷後的滿文長跋，就形制上來說，比台北本更為完整。

五、柏林藏油畫肖像諸問題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所收藏的十七幅油畫肖像可分為兩組，一組為「厄魯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領肖像」，計八幅；另一組為「紫光閣功臣像」，共九幅。這九幅「紫光閣功臣像」中包括了：「平定準部回部前後五十功臣像」系列中的兩幅（前1、

11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5，頁 531-532。

113 有關〈青羊圖〉的研究，參見：邱士華，〈清高宗的「集大成」訓練課程—複製青羊〉，《故宮文物月刊》，268 期（2005.7），頁 24-35。

11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頁 689。

後 1) 以及「平定兩金川前後五十功臣像」系列中的七幅(前 2、後 5)。根據 Veronika Veit 和 S. Rasidonduk 等人的研究,這八幅「厄魯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領肖像」以及「平定準部回部前後五十功臣像」系列中的兩幅,計十幅油畫的作者為王致誠,其製作年代約為乾隆十九年(1754)年間¹¹⁵;而另七幅「平定兩金川前後五十功臣像」油畫的作者為艾啟蒙和潘廷章(Giuseppe Panzi, 1734 – 1812),其製作年代約為乾隆四十年(1775)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間。¹¹⁶

首先就歸為王致誠的八幅「厄魯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領肖像」以及「平定準部回部前後五十功臣像」系列中的兩幅,共十幅油畫而言,其在繪畫的風格表現上並不統一,故不可能皆為王致誠一人所繪。¹¹⁷ 根據《活計檔》乾隆十九年(1754)七月〈如意館〉的紀錄:

二十三日副催總六十一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為:十九年五月初七日承恩、公德奉旨:著西洋人王致誠往熱河畫油畫十二副,欽此。¹¹⁸

同年九月〈如意館〉:

初一日副領催六十一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為: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內大臣海傳旨:著西洋人艾啟蒙等預備往熱河畫油畫臉像,欽此。¹¹⁹

同月〈記事錄〉:

二十三日奉怡親王、內大臣海諭,今遵旨:著西洋人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前往熱河,著派庫掌六達子並如意館柏唐阿一名,將西洋人郎世寧等

115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03.

116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48. 聶崇正先生論述王致誠、艾啟蒙和潘廷章之油畫作品時,也從此說。參見:聶崇正,〈王致誠、艾啟蒙和潘廷章的油畫〉,《美術》,1990年10期,頁60-63

117 聶崇正先生雖也注意到風格不同的問題,但還是將這些作品皆歸於王致誠,他的解釋是:「從油畫原作看,作者下筆比較快捷迅速,其中有些畫得較為細膩,有的則筆觸相當粗放,可以想見當時作畫的時間比較短促,任務很緊。此外在畫上還可以發現,人物面部和衣冠服飾的畫法不盡相同,或許可以這樣解釋:人像是由王致誠執筆,而其他部份是由他的中國助手補繪的。」參見:聶崇正,〈王致誠、艾啟蒙和潘廷章的油畫〉,頁62。

11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頁377。

11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頁382。

應用、騾腳、食物、俱動用錢糧妥協辦理送往，欽此。¹²⁰

又同年十月〈裱作〉：

二十八日員外郎郎正培奉旨：西洋人王致誠熱河畫來油畫像十幅，著托高麗紙二層，週圍俱鑲錦邊，欽此。

於十一月初一日副催總王幼學持來帖一件，內開：本日郎世寧等畫得額魯得[厄魯特]油畫臉像十副托好包錦邊，轉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照辦處將錦邊幫寬，糊在壁子上，背面糊黃紙，欽此。

于本月初五日副催總強錫將油畫十副鑲邊幫寬糊得黃紙，持進交訖。¹²¹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如意館〉：

初六日副催總舒明阿持來帖一件，內開：員外郎郎正培等奉旨：西洋人郎世寧等畫成油畫阿穆爾薩那[阿睦爾撒納]等臉像十一副，照先畫過臉像一樣鑲錦邊，欽此。

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副催總李文照將阿穆爾薩那[阿睦爾撒納]等臉像十一分鑲得錦邊，交如意館訖。¹²²

同年七月〈如意館〉：

十四日員外郎郎正培等持來押帖一件，內開為：八月初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西洋人郎世寧等三人俟出哨回鑾至熱河前一日，著伊等前去預備畫油畫，將油畫臉像一並帶去，欽此。¹²³

這些檔案資料說明在乾隆十九年（1754）至乾隆二十年（1755）間，前往熱河繪製油畫肖像者並非只有王致誠一人，其中還包括艾啓蒙與郎世寧。故可以確知這些油畫肖像作品大約成於此時，且參與繪畫的有郎世寧、王致誠以及艾啓蒙。

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年間，乾隆皇帝在熱河避暑山莊連續三次接見過準噶爾各部大小官員。這些蒙古部族首領的油畫肖像，是稍後乾隆皇帝命郎世寧、王致誠

120《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頁285。

12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頁178-179。

122《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1，頁297。

12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1，頁315。

以及艾啓蒙等製作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大型繪畫〈萬樹園賜宴圖〉的素材。¹²⁴ 除此之外，檔案的材料還提示了這些油畫肖像的裝裱形式為「鑲錦邊」，雖然其裝裱形制在柏林所藏的油畫肖像中已不得見，值得注意的是多數柏林所藏的油畫肖像上有橫向之裂痕，顯示這些作品從原來的裝裱形制拆除，而後被捲起來帶走。然而這種「鑲錦邊」的裝裱方式，在北京故宮所藏的油畫肖像中尚可見到，例如：〈孝賢皇后半身朝服像〉、〈慧賢皇貴妃半身朝服像〉等。¹²⁵ 這十幅油畫肖像的風格，依筆者所見，可歸納分別為三種類型，見表七：

表七、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藏「平定準部回部前後功臣」及「厄魯特蒙古族部落首領」等油畫像的風格類型

風格類型	作品名	典藏號
風格 I	〈都爾伯特汗策凌油畫像〉（圖 51）	ID 31805
	〈都爾伯特公布彥特古斯油畫像〉（圖 53）	ID 24356
	〈都爾伯特公巴圖面克油畫像〉（圖 54）	ID 24362
	〈都爾伯特貝勒岡多爾濟油畫像〉（圖 55）	ID 22229
	〈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額爾德尼油畫像〉（圖 56）	ID 22156
風格 II	〈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圖 50）	ID 22242
	〈綽羅斯公達瓦油畫像〉（圖 52）	ID 22228
風格 III	〈二等侍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瑞綽爾圖油畫像〉（圖 41）	ID 31806
	〈二等侍衛喀什哈巴圖魯達爾漢油畫像〉（圖 42）	ID 22152
	〈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根敦油畫像〉 ¹²⁶ （圖 57）	ID 22230

風格 I 在顏色的運用上多用調白的粉色，且在人物面部的描繪上以塊面堆疊筆觸藉此塑造立體感，人物所佩戴的朝珠，其輝點（高光）處在中心，且輝點不明顯。風格 II 在描繪人物面部上使用細碎的筆觸擦出立體感，陰影過渡柔和，顏色飽和，且著重表現人物面部的細微特徵，如麻點、疤痕等等，人物所佩戴的朝珠，其輝點在左上，且輝點明顯。風格 III 與風格 I、II 在繪畫風格上的主要差異在塑造陰暗面時，缺乏立體感以及細緻的明暗變化，畫家只以較深的顏色稍微作出陰影的

124 有關〈萬樹園賜宴圖〉的詳細研究，參見：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清代院畫》，頁 178-210。

125 參見聶崇正，〈談清宮皇帝后妃油畫半身像〉，頁 194-207。

126 參見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287/1902; Veit,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213, 237.

效果而已。現在我們確知，這組油畫肖像有三種風格，且為王致誠、艾啓蒙、以及郎世寧所繪，究竟哪些是王致誠、哪些是艾啓蒙、哪些又是郎世寧的作品呢？

《活計檔》中的紀錄，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疑難，根據乾隆二十一年（1756）四月〈如意館〉：

初一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面奉旨：著郎世寧畫〈達窪
[瓦]齊油畫臉像〉，欽此。¹²⁷

由此確知，檔案中記載郎世寧奉旨所繪的「〈達瓦齊油畫臉像〉」指的應該便是柏林所收藏的〈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無疑，且其作者與成畫時間並非如 Veronika Veit 和 S. Rasidonduk 研究所指的王致誠於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年間前往熱河所繪，而是稍晚由郎世寧於乾隆二十一年所繪。

按達瓦齊為準噶爾部叛亂集團之首領，乾隆二十年春，在阿睦爾撒納得帶領下，清廷派出兩路大軍掃蕩伊犁，平定準噶爾之站開始。北路由定北將軍班第、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領軍；西路由定西將軍永常、副將鄂容安、薩賴爾領軍，征討達瓦齊。達瓦齊逃往伊犁，屯兵格登山，被準噶爾部名將阿玉錫率兵夜襲擊敗於伊犁西之格登鄂拉，準噶爾軍崩潰。達瓦齊南逃烏什，被烏什伯克霍集斯擒獲。達瓦齊被押送至北京向乾隆皇帝獻俘，稍候達瓦齊遇赦，被清廷封為綽羅斯和碩親王。由於油畫像上以漢文和滿文書有其封號，郎世寧繪其臉像，當即於此時。故可知屬於風格 II 的〈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以及〈綽羅斯公達瓦油畫像〉（圖 50、52）之作者為郎世寧。前文論及「平定準部回部前後功臣像」立軸時已指出，其臉像由艾啓蒙所繪，比對現存的〈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璠綽爾圖油畫像〉（圖 41）以及〈原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璠綽爾圖像〉（圖 20）其臉像的畫風相仿，故屬於風格 III 的〈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璠綽爾圖油畫像〉、〈二等待衛哈什哈巴圖魯達爾漢油畫像〉以及〈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根敦油畫像〉（圖 41、42、57）等三幅油畫的作者應為艾啓蒙。其餘五幅屬於風格 I 的、〈都爾伯特汗策凌油畫像〉、〈都爾伯特公布彥特古斯油畫像〉、〈都爾伯特公巴圖面克油畫像〉、〈都爾伯特貝勒岡多爾濟油畫像〉以及〈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額爾德尼油畫像〉（圖 51、53-56）的作者才是王致誠。

12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頁 636。

至於另外七幅「平定兩金川前後功臣」油畫像的作者，根據《活計檔》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如意館〉的紀錄：

十六日接得郎中圖明阿押帖一件，內開：初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著西洋人艾啟蒙、賀清泰、潘廷章畫油畫臉像一百個，欽此。¹²⁸

檔案中所指的「油畫臉像一百個」與「平定兩金川前後五十功臣像」計一百名的數目相符，其時間亦與乾隆御製的功臣像贊上的紀年「乾隆丙申春」（1776）相符，故可確知檔案中所指「油畫臉像一百個」實為「平定兩金川前後五十功臣像」無疑，即這七幅油畫的製作時間確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而參與繪製這批油畫肖像的畫家為艾啟蒙、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1735 – 1813）以及潘廷章三人。

若審視這七幅油畫的繪畫風格，依筆者所見至少可分為兩種風格，除了人物臉部明暗的塑造方式不同之外，其風格特徵還體現在人物衣紋皺摺的細節描繪，風格 A 的衣紋皺摺在描繪上呈不連續的水滴狀，描繪人物面部的筆觸刻劃清晰併以紅赭色處理明暗光影的變化；而風格 B 則以如「M」形的連綿之曲線來描繪衣紋之皺摺，描繪人物面部的筆觸平滑，在光影明暗的處理上僅以膚色之不同深淺表示，見表八：

表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藏「平定兩金川前後功臣」油畫像的風格類型

風格類型	作品名	典藏號
風格 A	〈鄂克什土舍圖克則恩巴圖魯雅滿塔爾油畫像〉（圖 46）	ID 22157
	〈小金川賞給頭等侍衛木塔爾油畫像〉（圖 49）	ID 24355
風格 B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油畫像〉（圖 43）	ID 22267
	〈頭等侍衛揚達克巴圖魯托爾托保油畫像〉（圖 44）	ID 24423
	〈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納親巴圖魯科瑪油畫像〉（圖 45）	ID 22151
	〈綽斯中布土舍綽爾嘉木燦油畫像〉 ¹²⁹ （圖 47）	ID 22155
	〈屯練土都司舒克丹巴鄂巴圖魯阿忠保油畫像〉 ¹³⁰ （圖 48）	ID 22158

12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9，頁 785。

129 參見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19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79-581; Bügener, "Offiziersporträts," 50-51.

130 參見民族學博物館檔案，編號：E 72/02; Rasidonduk und Veit,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573-575.

然而這兩種風格與前述十幅油畫肖像中應屬於艾啓蒙的風格 III 不同，故筆者認為這七幅中並沒有艾啓蒙的作品，應為賀清泰與潘廷章所作。聶崇正先生曾指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孝和睿皇后半身像〉可能為賀清泰所繪。¹³¹ 比較〈孝和睿皇后半身像〉與風格 A 以及風格 B 所屬作品，前者在繪畫的風格上比較接近，若此推論無誤，則風格 A 的作品（圖 46, 49）應為賀清泰所繪，而風格 B 的作品（圖 43-45, 47-48）則為潘廷章所繪。

六、結論

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與民族學博物館所藏的大量紫光閣功臣像相關作品係相繼於二十世紀初、中期透過私人收藏之捐贈或由館方向私人收藏或古董商購買等不同渠道進入館內，成為博物館的收藏。這些畫作來到德國的原因與一九〇〇至〇一年間義和團拳亂與八國聯軍侵華的關係密切。這些原為戰爭掠奪品的作品，雖然成為博物館收藏而得以保存，然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柏林博物館的文物和藝術品也遭受蘇聯紅軍的掠奪，以致於民族學博物館所收藏的三十二幅紫光閣功臣像立軸現全數不存，目前僅知三件被保管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其餘至今仍下落不明。除了感歎朝代盛衰與歷史更迭的宿命與輪迴，想到戰爭的殘酷與文物顛沛流離的歷程，更是令人不勝唏噓！

新發現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之〈引首及贊殘片〉，是提供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功臣像製作脈絡的新材料，有助於我們就現存殘片重建該畫卷的原貌。金廷標所繪的〈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乃是根據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等人所繪的油畫半身像為參照而創稿。根據檔案的紀錄所示，「平定準部回部前後五十功臣像」立軸由金廷標根據其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所繪之稿本小樣〈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平定準部回部後五十功臣像卷〉亦由金廷標於隔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繪製）起稿，由艾啓蒙繪臉像；衣紋、著色則由瑛瑯處和畫院處的畫畫人來幫手，雖然畫上的乾隆御題紀年為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該系列實際製作完成的時間則稍晚，前五十功臣像約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次五十功臣像約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

131 聶崇正先生指出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孝和睿皇后半身像〉可能為賀清泰所繪，參見：聶崇正，〈談清宮皇帝后妃油畫半身像〉，《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北京：紫禁城，2008），頁 200。

有關柏林亞洲藝術館所收藏的〈瑪瑞斫陣圖〉，根據《活計檔》的紀錄，乾隆皇帝確實要求郎世寧再畫一卷〈瑪瑞斫陣圖〉，故現存柏林本的作者確為郎世寧無誤。柏林本卷後的滿文長跋，就形制上來說，比台北本更為完整。整幅畫卷的構圖，可以說是郎世寧極具藝術性而別出心裁的設計與安排。在平定西域準部回部的戰役中，乾隆特別稱賞瑪瑞與阿玉錫兩位勇士的戰功，兩人除了被繪入紫光閣功臣像（包括：油畫臉像、功臣像手卷小稿、功臣像立軸等）外，還讓郎世寧繪了〈瑪瑞斫陣圖〉及〈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並要求宮廷畫家繪製〈瑪瑞得勝圖〉以及〈阿玉錫得勝圖〉等貼落大畫。製作兩卷〈瑪瑞斫陣圖〉應有特殊之目的，筆者認為極有可能兩卷中的一卷（台北本）是為了要與〈阿玉錫持矛蕩寇圖〉配成一對，同儲於寧壽宮，而另一卷（柏林本）則可能被收儲在紫光閣內。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藏的十七幅油畫肖像中，其中屬於紫光閣功臣像者有九幅，二幅為「平定準部回部前後功臣像」，其製作時間約為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年間（1755），另外七幅為「平定兩金川前後功臣像」，製作時間約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另外八幅為「厄魯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領」，其中七幅作於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年間（1755），唯〈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作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這十七幅油畫肖像呈現出不同的繪畫風格，在經過風格分析比對之後，筆者認為：風格 I 為王致誠繪；風格 II 為郎世寧所繪；風格 III 為艾啓蒙所繪；風格 A 應為賀清泰所繪、風格 B 則應為潘廷章所繪。

考察這批美術品除了有助於理解文物脈絡的時空流轉過程，對於整體掌握清宮當時宮廷作坊的製作流程、特色亦有重要意義。此外，這批圖像作品對於瞭解清宮對於軍功、民族、外交事務的重視程度，提供了一個有別於文獻史料的觀察角度。目前學界對於紫光閣功臣像以及清宮油畫肖像的研究尚處方興未艾之際，除了有待更多研究材料之發掘，還有許多細節仍有待釐清。筆者希望藉由本文能夠拋磚引玉，並期許個人在未來的研究上繼續努力。

引用書目

- 王傑、董誥等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王靜靈，〈柏林的中國繪畫收藏——過去、現在與未來〉，收在關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會編，《關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西宮市：關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2012），頁 133-145。
- 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仰之彌高——中國古代書畫夜場》，拍賣圖錄（2015-06-05）。
- 石守謙，〈明清畫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一個個人的回顧與前瞻〉，《美術史論壇》10（2000），頁 71-90。
-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 期，2005 年秋，頁 1-34。
- 瓦德西，王光祈譯，《瓦德西拳亂筆記》（北京：中華，2009）。
- 邱士華，〈清高宗的「集大成」訓練課程——複製青羊〉，《故宮文物月刊》268 期，2005 年 7 月，頁 24-35。
- 林莉娜，〈清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收在馮明珠編《乾隆皇帝的文化事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132-133。
- 林莉娜，〈清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蕩寇圖〉，收在收在何傳馨主編，《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158-159。
- 馬雅貞，〈二十年（1990-2009）來臺灣關於中國宮廷圖繪的研究〉，《藝術學研究》，8 期（2011），頁 205-242。
- 陳韻如，〈時間的形狀—〈清院畫十二月令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4 期，2005 年夏，頁 103-139。
- 陳韻如，〈東海馴鹿圖〉，收入王耀庭主編，《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7），頁 98-99。
- 陳韻如，〈製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圖〉于雍正朝畫院之畫史意義〉，《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2 期，2010 年冬，頁 1-64。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曾嘉寶，〈紀豐功述偉績：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圖像記錄——功臣像與戰圖〉，《故宮文物月刊》93 期，1990 年 12 月，頁 38-65。
- 曾嘉寶，〈《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卷殘本〉，《文物》，1993 年 10 期，頁 53-55。
- 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3 期，2006 年冬，頁 127-152。
- 楊伯達，〈清代院畫觀〉，收入《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1993），頁 7-35。

- 楊伯達，〈清乾隆朝畫院沿革〉，《清代院畫》，頁 36-57。
- 楊伯達，〈清代康、雍、乾院畫藝術〉，《清代院畫》，頁 58-83。
- 楊伯達，〈《萬樹園賜宴圖》考析〉，《清代院畫》，頁 178-210。
- 劉宇珍，〈清郎世寧畫瑪瑙斫陣圖〉，《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頁 160-161。
- 鄭永昌、周維強，〈銅版記功〉，《神筆丹青——郎世寧來華三百年特展》，頁 240-307。
- 聶崇正，〈西柏林觀清宮廷畫記〉，《故宮博物院院刊》33 期（1986），頁 59-64。
- 聶崇正，〈王致誠、艾啓蒙和潘廷章的油畫〉，《美術》，1990 年 10 期，頁 60-63。
-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與畫家〉，收入《宮廷藝術的光輝》（台北：東大，1996），頁 1-28。
- 聶崇正，〈談紫光閣功臣像〉，《宮廷藝術的光輝》，頁 93-106。
- 聶崇正，〈紐約觀紫光閣功臣像記〉，《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北京：紫禁城，2008），頁 288-297。
- 聶崇正，〈談清宮皇帝后妃油畫半身像〉，《清宮繪畫與「西畫東漸」》，頁 194-207。
- 聶崇正，〈從稿本到正圖的紫光閣功臣像〉，《紫禁城》249 期（2015），頁 124-141。
- Akten des Ethnologischen Muse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Nr: E 971/01; E 50/02; E 72/02; E 488/02; E 287/02; E 765/02; E 202/03; E 869/03; E 1655/03; E 1615/03; E 1655/02; E 673/04; E 2363/05; E 760/06; E 1895/06; E 872/08; E 865/11; E 1416/11; E 1541/13; E 1059/25.
- Berlin Festspiel GmbH Hrsg. *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1240–1816* (Berlin: Insel Verlag, 1985), 327-331.
- Butz, Herbert. Hrsg.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 Butz, Herbert. “Aspekte Kaiserlicher Repräsentation des 18. Jahrhunderts,”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5 (2003): 7-18.
- Butz, Herbert. “Wege und Wandel: 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Wege und Wandel: 100 Jahre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6), 11-70.
- Bügener, Annette. “Offiziersporträts,” in *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 Chinesische Offiziersporträts und Schlachtenkupfer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Hrsg. Herbert Butz (Berli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2003), 24-51.
- Bügener, Annette. “Des Kaisers Helden en Miniature: Drei Querrollenfragmente mit Offiziersporträts der Ära Qianlong (1736-1795) i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0 (2005): 32-42.
- Bügener, Annette. *Die Heldengalerie des Qianlong-Kaisers. 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en*

Porträtmalerei im 18.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5).

- Goepper, Roger. *Kunst Ostasiens* (Ausstellungskatalog, Haus am Waldsee Berlin, September bis November 1963).
- Jungmann, Burglind. "Machang, der tapfere Held, durchbricht die feindlichen Linien," in *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Hrsg. Berliner Festspiele GmbH (Berlin: Insel, 1985), Kat.-Nr. 12/19, 330.
- Kohara, Hironobu. "Court Painting under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Forbidden City: Cour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1644-1911)*, Hironobu Kohara, Erling von Mende, Shan Gupqiang, Ellen Uitzinger et al. (Rotterdam: Museum Boymans-van Beuningen, 1990), 93-102.
- Krieger, Kurt. und Koch, Gerd. Hrsg., *Hundert Jahre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Berlin* (Berlin: Reimer, 1973).
- Kümmel, Otto. *Ein Jahrtausend Ostasiatischer Malerei* (Ausstellungskatalog, Schloss Celle, 2.7.-27.8.1950).
- Ledderose, Lothar. & Butz, Herbert. Hrsg. *Palastmuseum Peking – Schätze aus der Verbotenen Stadt* (Berlin: Insel Verlag, 1985).
- Ledderose, Lothar. "Machang durchbricht die feindlichen Linien. Ein chinesisches Historienbild in Berlin," in: *Jahrbuch 1983/84.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Hrsg. Peter Wapnewski (Berlin: Siedler, 1985), 181-193.
- Ledderose, Lothar. *Orchideen und Felsen. Chinesische Bilder im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mit Beiträgen von Kohara Hironobu, Willibald Veit und Nora von Achenbach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1998).
- Lehmann, Klaus-Dieter. & Schauerte, Günther. eds., *Cultural Assets – Transferred and Missing, An Inventory of the 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 Foundation 6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erlin: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2004).
- Leverenz, Niklas. "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 in *Orientalia* 41:4 (2010): 48-53.
- Leverenz, Niklas. "The Battle of Qurman: A Third Fragment of the 1760 Qianlong Imperial Painting," in *Orientalia* 46:4 (2015): 76-80.
- Leverenz, Niklas. "Review: Two New Publications on Qianlong's Officer Painting," in *Orientalia* 47:4 (2016): 97-98.
- Müller, F. W. K. "Einige neue Erwerbungen der Indischen und Chinesischen Abteilungen des Königl.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35 (1903): 483-484.
- Nahser, Siegmund. "Ostasiatische Sammlung," in *Die Museumsinsel zu Berlin*, Hrsg. Peter Betthausen, Dietmar Riemann, Marga Riemann (Berlin: Henschelverlag, 1987), 164-169.
- Rasidonduk, S. und Veit, Veronika. "Neun weiter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 Porträts verdienter Offiziere der Chinesenzeit,"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2 (1978): 543-591.

- Ragué, Beatrix v. *Oude Chinese kunst uit het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te Berlijn* (Den Haag: Gemeentemuseum, 1969).
- Ragué, Beatrix v. *Ausgewählte Werke Ostasiatischer Kunst*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1970 ; 1972s [2]; 1977 [3]).
- Renée, Violet. *Einführung in die Ostasiatische Sammlung*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1982).
- Scheffler, Karl. *Berliner Museumskrieg*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1).
- Stary, Giovanni. "Mandschurische Miscellen," in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80*, Hrsg. Michael Weiers und Giovanni Stary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76-86.
- Tseng, Ka Bo.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Eight Examples from the First Set Commission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Arts asiatiques* 47 (1992): 69-88.
- Veit, Veronika. "Die in Deutschland befindlichen Portraits der von Ch' ienlung 1754-1755 unterworfenen Ölöttenfürsten," 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4 (1970): 199-237.
- Veit, Willibald. "Das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Orientalia* 31:8 (2000): 40-46.
- Veit, Willibald. "Ein erster Besuch: Die Samml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Berlin in der Eremitage in St. Petersburg,"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2 (2001): 35-40.
- Veit, Willibald. "Verlorenes Erbe! Verschenkte Vergangenheit? Ein Rückblick auf die hundertjährige 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Zum Lob der Sammler: Die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und ihre Sammler*, Hrsg. Andrea Bärnreuther, Peter-Klaus Schuster (Berli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2009), 307-333.
- Walravens, Hartmut. *China illustrata—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Winheim: Acta humaniora, 1987).
- Walravens, Hartmut.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Accompanied by Manchu Eulogies," in *Altaica Berolinensia: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Altaic World*, ed.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307-330.
- Walravens, Hartmut. "New Material on the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ers of the Qianlong Campaigns," in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Asia and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PIAC) Szeged, Hungary, June 16-21, 1996*, eds. Árpád Berta & Edina Horváth (Szeged :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997), 401-423.
- Walravens, Hartmut. "Die ehemalige Sammlung von Porträts verdienter Offiziere der Feldzüge des Qianlong-Kaisers (China, 18. Jahrhundert)," in *Baessler-Archiv* 61 (2013/14): 125-166.
- Yang, Boda. "The Development of Ch' ien-lung (Qianlong) Painting Academy," in *Words and Images: Chinese Poet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ds. Alfreda Murck and Wen C. Fong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1), 333-356.

New Discoveries of the General Portraits and Related Works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Ching-Ling Wang

Curator of Chinese Art, Rijksmuseum Amsterdam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research the general portraits and related works that are (were) separately in the collections of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and Ethnologisches Museum,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The works include: (1) *Machang Lays Low the Enemy Ranks* (*Machang zhuozhen tu*); (2) General portraits in oil; (3) General portraits in hand-scroll format; and (4) General portraits in hanging scroll format. Firs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in the field. Second, not only completely publishing the visual materials of the general portraits and related works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the provenances and collecting history of this group of works will also be revealed and discussed. Last, base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and new discoveries,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pattern of production of the general portraits and *Machang Lays Low the Enemy Ranks* commissioned by Emperor Qianlong, as well as re-identifies the painters of some certain works and re-dates those works to place them back to their original contexts.

Keywords: Ziguangge, general portraits, Lang Shining (Giuseppe Castiglione), Machang, oil painting



圖1 郎世寧，〈瑪瑞斫陣圖〉，紙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2 〈署參領額爾克巴圖魯巴岱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3 〈原領隊大臣察哈爾總管坤都爾巴圖魯巴寧阿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 4 〈三等待衛克得爾巴圖魯哈木圖庫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 5 〈雲南昭通鎮兵巴克坦布像〉，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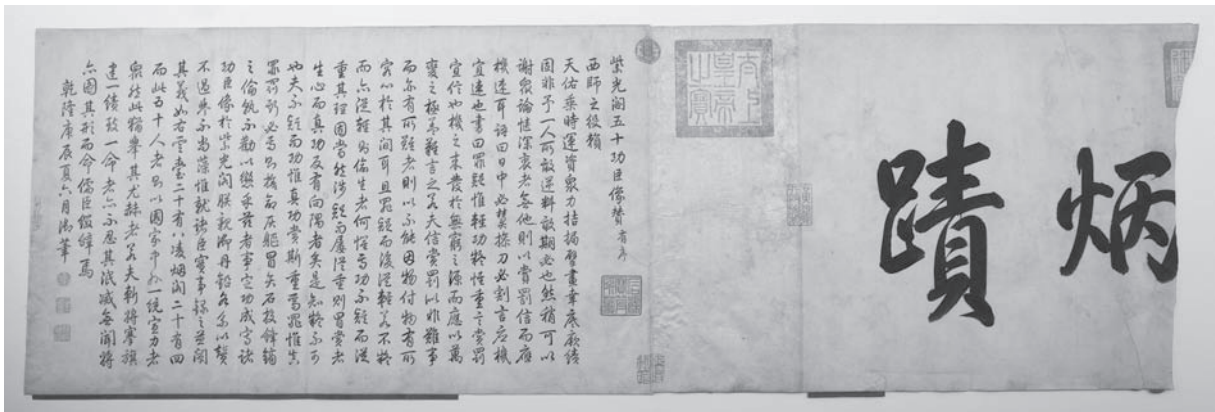


圖 6 乾隆御筆，〈引首及贊殘片〉，紙本墨筆；金廷標，〈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紙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筆者攝。



圖7 金廷標，〈參贊大臣一等果毅公兵部尚書阿里袞像殘片〉，〈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紙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8 金廷標，〈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殘片〉，〈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紙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9 金廷標，〈頭等侍衛墨爾根巴圖魯達克塔納像〉，〈平定準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紙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館藏。



圖10 〈定邊右副將軍親王品級超勇郡王策卜登扎卜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圖 11 〈領隊大臣內大臣博爾奔察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圖 12 〈領隊大臣護軍統領愛隆阿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3 〈內大臣鄂齊爾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4 〈副都統圖布巴圖魯溫布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5 《副都統克特爾克巴圖魯由屯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6 《原副都統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三格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7 〈原頭等侍衛舒布圖鎧巴圖魯祁徹布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8 〈頭等侍衛博克巴圖魯老格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19 〈頭等侍衛薩穆坦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0 〈原二等侍衛固濟爾巴魯雲騎尉瑞綽爾圖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1 〈原二等待衛哈布泰巴圖魯福錫爾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圖 22 〈原二等待衛雲騎尉富紹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3 〈三等待衛賽音博勒克巴圖魯扎奇圖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4 〈三等待衛卓里克圖巴圖魯五十保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5 〈領隊大臣副都統瑚爾起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6 〈副都統觀音保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29 〈三等待衛西爾庫濟巴圖魯伊達木扎布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0 〈領隊大臣副都統穆騰額巴圖魯舒亮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1 〈領隊大臣山西大同鎮總兵巴爾丹巴圖魯官達色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2 〈原副都統加贈都統博靈阿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3 〈乾清門頭等侍衛托克莫特巴圖魯彰靄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4 〈乾清門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5 〈原任貴州參將圖多布巴圖魯國興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6 〈綽斯甲布土舍綽爾嘉木燦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7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坤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8 〈四川松藩鎮總兵奮圖禮巴圖魯穆克登阿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39 〈江南狼山鎮總兵堅勇巴圖魯袁國瓚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40 〈頭等侍衛和隆武巴圖魯額爾登保像軸〉，絹本設色，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舊藏，現下落不明。



圖 41 艾啓蒙，〈二等待衛固濟爾巴圖魯雲騎尉瑞綽爾圖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2 艾啓蒙，〈二等待衛哈什哈巴圖魯達爾漢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3 潘廷章，〈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扎爾丹巴圖魯佛倫泰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4 潘廷章，〈頭等侍衛揚達克巴圖魯托爾托保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5 潘廷章，〈原領隊大臣副都統銜納親巴圖魯科瑪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6 賀清泰，〈鄂克什土舍圖克則恩巴圖魯雅滿塔爾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7 潘廷章，〈綽斯中布土舍綽爾嘉木燦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8 潘廷章，〈屯練土都司舒克丹巴鄂巴圖魯阿忠保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49 賀清泰，〈小金川賞給頭等侍衛木塔爾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0 郎世寧，〈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1 王致誠，〈都爾伯特汗策凌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2 郎世寧，〈綽羅斯公達瓦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3 王致誠，〈都爾伯特公布彥特古斯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4 王致誠，〈都爾伯特公巴圖面克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5 王致誠，〈都爾伯特貝勒岡多爾濟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6 王致誠，〈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額爾德尼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7 艾啓蒙，〈都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根敦油畫像〉，紙本油畫，柏林國家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



圖 58 郎世寧，〈瑪瑞斫陣圖〉，紙本設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9 郎世寧，〈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紙本設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0 〈呼爾滿大捷〉，〈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紙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